

A Cr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s

John Mills

一种批判的 经济学史

〔英〕约翰·米尔斯 著



商務印書館

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英〕约翰·米尔斯 著

高湘泽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英)米尔斯著;高湘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ISBN 7-100-04497-9

I. 一… II. ①米… ②高… III. 经济思想史—研究 IV. F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8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英] 约翰·米尔斯 著

高湘泽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497-9/F·555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½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1
丧失的机遇	21
第二章 经济理论	30
经济增长	32
充分就业	45
通货膨胀	51
减少贫困	61
可持续性	69
第三章 前工业世界	76
古代世界	79
中世纪教会	88
重商主义	95
重农主义者	102
第四章 古典经济学	108
对重商主义的反应	110
亚当·斯密	115
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124

2 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转变中的古典经济学	137
古典经济学传统	143
第五章 异端思想	147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	152
卡尔·马克思	158
列宁、帝国主义和革命	166
福利改革	175
左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185
第六章 专业化发展	190
边际革命	192
主流新古典主义	201
来自异端的声音	210
发展中的专业手段	217
第七章 凯恩斯革命	228
凯恩斯的先驱们	230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36
凯恩斯思想的传播	246
凯恩斯的遗产	253
第八章 硬通货	262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268
米尔顿·弗里德曼	275
货币主义的遗产	287
右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295
第九章 经济学与未来	301

二十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们	30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	317
结论	319
注释	330
参考文献	366
索引	380

前 言

VII

1960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许诺要使美国经济保持5%的年增长率。¹这甚至比1964年英国大选期间参与竞选的两个主要人物——尤其是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的工党候选人哈罗德·威尔逊——所承诺的4%的年增长率还要高。考虑到美、英两国已经达到的年增长率记录,无论就美国还是就英国而言,这些承诺都可谓雄心勃勃。不过,这些承诺也不足为奇。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欧洲大陆各国就曾经力图实现5%左右的累计经济增长率。当时的日本则甚至做得更好,几乎达到了10%。²

然而,实际结果并未如期所愿。1960年代,美国的累计年增长率只达到了尚属可观的4.2%;英国的情况更令人沮丧,只达到了2.9%。不过,与随后几十年的情况比较起来,这些增长率应当算是令人瞩目地成功的了。从1973年到1994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降到了2.5%(尽管这期间美国的人口大幅度增长),英国的年增长率降到了可怜的1.7%。³在此期间,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也并不怎么明显地好。在那里,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分别达到过的5%和6%的年均增长率,降到了每年只有2.5%的增长率。⁴在此期间,日本的经济在1990年代之前尽管仍然保持着比以往稍

2 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低的增长速度,但到了1990年代,却滑到了几乎为零的增长率水平。⁵

然而,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却掩盖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当所有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低增长率或预示着更加缓滞的增长,或在许多情况下预示着不再会有增长,或甚至预示着生活水平的下降的时候,西方各国的其余一些人却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肯尼迪总统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誓言已近乎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呈指数增长。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物价上涨会使现有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s)升值,所以,信贷创设(credit creation)便在比先前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被用于购买各种现有的资本资产,而不是被用于新的投资。⁶ 薪金之不成比例的高增长,税率的降低,诸如股本股票和地产等等有形资产的升值,这几种情况共同作用,结果使原本已经富起来的那些人更加富有。在美国,从1970年到1998年,占人口总数5%的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其税前收入累计年增长率达到了3.2%,⁷ 从而使这些人的年收入比1970年高了2.5倍。加上对最富有的人的征税下降,也许会使他们的税后总收入累计年增长率达到近4%。在欧盟各国,情况亦几近如此。

viii 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积聚到最富有的人手中,这必然会使其其他所有人的生活比以前艰苦得多。就美国来说,同样是在1970到1998年这30来年中,所有劳动力每小时的实际工资非但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⁸——这种结果在1960年代可能会被当作不可能的事情而不予考虑。就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来说,情况则更加糟糕,尤其是在里根和老布什当政期间。从1980年到1992

年,占美国人口 20% 的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6%。⁹ 在欧洲,同样的趋势则以与此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方式反映出来。在那里,按钟点计酬的劳动者们的生活水平在有工可做的情况下大体上与全国 GDP 增长速度同步增长;大量向最富有的人群手中积聚的实际收入,来自因不再工作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人群。1973 年,几乎每一个想拥有一份工作的西欧人都会拥有一份工作。到 1990 年代中期,欧盟的平均登记失业率则达到了 11%,¹⁰ 尽管这一数字还是一个大大低估了实际失业率的数字。国际劳工组织(ILO)提供的数字表明:如果把那些虽未登记失业、但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岗位的话仍然希望工作的人们计算在内,那么,欧盟的失业总人数将增加 50%。¹¹

上述这些趋势,并非只发生在某国国内的事。它们也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特别是也发生在世界各地属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其间也有一些显著的成功事例,尤其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四小虎”的经济。当西方各国的经济呈现出如此糟糕的境况的时候,除 1990 年代的日本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各国在整个这一时期却自始至终保持着巨大的高速增长。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令人绝望的衰败事例。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南部各国)的生活水平根本看不到任何提高,因为,无论这些国家收入的增长有多少,都会毫无遗留地被本国人口异常高的增长率所吞没。

事情何以如此呢? 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会像它们在西方即各发达国家那样极端动荡呢? 为什么失业问题会在许多国家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为什么尽管目前物价上涨这么慢,但通货膨胀

4 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IX 的阴影却仍然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在当今世界上，为什么无论是收入的分配还是财富的分配都已变得这么不均等？与我曾经写过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力图揭示以往人们是如何并因何容许上述这些情况得以发生的，同时，为使同样的趋势不再成为事实，人们过去本来应当怎么做？将来需要怎么做？对这些问题，本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以前的著作都集中在经济史上面，用经济史来提供一种历史脉络，以说明在这种历史脉络中种种经济事件和经济趋势何以会以其各自所是的情形得到发展。现在这本书探讨的主题与以前相同，但却换了一个角度。本书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一些事件(events)上面，而是集中在一些观念(ideas)上面。其目的主要不在于记载并叙述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而在于从人们据以作出种种判断的那些变幻不定的信仰和概念框架着眼，描述和分析经济学观念本身的事情。各持己见的人们是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诸多当事人怎么会相信应当遵奉种种“如此这般”的政策？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是“这些”政策而非别的政策是可取的、重要的并因而最有可能是富有成效的政策？

因此，本书随后各章讲述的是一种经济观念史，但却是在一种批判的眼光观照下的经济观念史。所有的尝试，都致力于尽可能公正地阐明由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们提出的那些观点，但却并不限于仅仅估量这些人各自所产生的影响。依据我认为应当运用的特定评价标准，从长远的历史视野看问题，来评价这些人各自提出的观点(尤其是那些较重要、较有影响的人物的观点)究竟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呢，抑或是错误的，这也是本书的内容之一。鉴于这些评价标准对于随后所谈的全部话题都明显具

有关键意义,有必要先对这些评价标准加以交代。

全书的出发点在于:依我之见,作为一门学说,经济学在很多重要方面都状况欠佳。诚然,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但本书所要论证的是: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不应当成为经济学的主要聚焦点。相反,经济学的首要作用应当是为在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减少贫困、确保一种可持续的未来等等方面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供答案。如何判定某种经济增长率是否可取?怎样才能保持充分就业?假定前两个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怎样才能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怎样才能控制贫困率使之不致上升?应当怎样处置各种事情,才会给世界经济以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研究和教学领域中的经济学理论,没有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从未作出过回答。对于曾经对经济的发展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他们却从未提出过一种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用以回答“如何使所有这些目标都得到实现?”的问题。因为——就像本书也将阐明的那样——我相信,应当是有办法可以使所有这些目标都得以实现的;因此,用来评判以往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路的标准也就明朗起来了。将运用这一标准来进行的检测是:对于引导我们接近于“为前面开列的核心论题找到答案”这一目标来说,那些在经济学以往的发展进路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经济学家们做出的贡献的程度究竟怎样。

要探讨这么一个问题,自然会面临不少挑战,即使暂且不说为 x 了提供讨论问题所需要的基准就必须弄明确是否真正存在对前段

所列那些问题的答案。当下一章给出许多论证来说明应当相信前段所列问题是有答案可寻的时候,读者还是将不得不自己来做判断。尤其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对自从有了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的经济学以来各个不同的思想家各自在经济学上的影响和重要性持一种理性的公允之见。我希望我有资格说自己已经读过了每个思想家所有的原著。遗憾的是,尽管我确实读过他们中间许多人的书,但无疑仍然不能宣称自己已经读遍了所有应读的汗牛充栋的相关资料。因此,实际上我不得不非己所愿地更多依靠二手文献资料。在对我最有帮助的那些文献资料中,包括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写的言简意赅、特别具有可读性的《经济学史——作为现在的过去》(*A History of Economics—the Past as the Present*)。¹²埃里克·罗尔(Eric Roll)的《经济思想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¹³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的《经济理论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¹⁴和亨利·威廉姆·施皮格尔(Henry William Spiegel)的《经济思想的成长》(*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¹⁵,都为我提供了更具广泛性的信息。问世时间比上述著作晚得多、并且比我要同情货币主义观点的一本书是马克·斯库森(Mark Skousen)的《现代经济学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¹⁶对当前经济思想持更加批判的态度的是史蒂夫·基恩(Steve Keen)的《揭露经济学的真相》(*Debunking Economics*)。¹⁷其他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的出版物包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The New Palgrave –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¹⁸(这本词典收录了许多珍贵的参考资料)和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十大经济学家》(*Ten Great Economists*)¹⁹。

另外还有约瑟夫·A.熊彼特的另一本书,即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²⁰,这本书的卷帙之浩繁达1200多页。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在这本书初版不久为这本巨著写的书评中,表达了这么一种看法: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内容不是冗言赘语式的、不切题的、晦涩难懂的、充满强烈偏见的、自相矛盾的东西,就是于读者的理解毫无帮助或甚至有害的东西。如果撇开这些不论,也还是应当说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足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构成对我们这门学科曾经经历的分析性的历史所做的最富建设意义、最有原创性、最渊博且最为杰出的贡献。

关于对熊彼特的这本无论如何仍不失为一本真正令人瞩目的著作的评论,我倾向于更强烈地赞同瓦伊纳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而不是后半部分。上述这些文献资料,构成了我据以选定哪些经济学家作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主要文献资源。除此之外,还有我曾经读过的许多其他著作和文章,它们也对形成我的评价发挥了作用。本书从第214页(此页码系英文版页码——译注)开始的《参考文献目录》,就列出的是我认为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一部分。还应当提到《经济学家》(*Economist*)这份杂志。从1950年代末、1960 xi年代初作为一个本科生开始直到现在,我几乎每星期都读这本杂志。对于帮助我判断哪些经济学家看来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些文献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基本不能依赖别人的观点,因为据我所知,近期在这方面并不曾有过全面性的尝

试——这种尝试无论如何当然都只能说是一种推测性的。虽然,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中谁将成为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已经显得很清晰了,但是,在有可能接近于就“谁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形成决定性的意见之前,也还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的。

使得我能够对本书覆盖的各项主题予以探讨的更为广阔的背景是:我曾经极为幸运地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拥有一种广泛的社会联系。其中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都曾分别以不同方式赞同我在这本书中所反映出的观念,并因而对书中包含的东西产生过影响、做出过贡献。在这些人中,不幸于1997年去世的肖恩·斯图尔特(Shaun Stewart)是最重要的导师。我一直都在努力奋斗,力争能够赶上他在彻底性、分析能力和知识的缜密性等方面为我树立的楷模。我曾经与布赖恩·古尔德(Bryan Gould,他现在已返回其故乡新西兰)合写过一本书,那本书出版于1982年;²¹此外我们还合写过一系列小册子、课程说明书和论文。在曾经与我一起分享过本书随后几章中所论述的对经济政策的看法的人们中间,有好几位资深的工党政治家,其中曾经在上议院供过职的包括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彼得·肖尔(Peter Shore)和爱德华·巴伯(Edward Barber);在供职于英国议会(MPs)的人员中,奥斯汀·米切尔(Austin Mitchell)是一位特别忠诚和乐于助人的同事;在供职于议会以外的其他人员中,应特别提及的有布赖恩·伯基特(Brian Burkett)和他在布雷德福大学(*Bradford University*)的同事们。还有查尔斯·斯塔基(Charles Starkey)和爱德华·巴伯,他们多年来一直不断地给我以支持和鼓励。在政治界之外,部分地是通过经济研究会(Economic Research Council),我应当感谢克里斯托弗·米金(Christopher

Meakin)和杰弗里·加德纳(Geoffrey Gardiner),他们不辞繁劳,向我提供了许多详细的评注,对这些评注我几乎全部予以采纳,并在本书的尾注中致以谢忱。

我还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特别大而且善于宽容的家庭中,并且经营着一家很殷实的企业,足以为我提供文秘和计算机系统方面的便利。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的夫人芭芭拉(Barbara)(她是一位出色的学者)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过本书的草稿,并且与查尔斯·斯塔基串通一气,坚持要求本书做到简洁明快、句子干练、少用副词。我的妹妹埃莉诺(Eleanor)和她的丈夫斯蒂芬(Stephen)让出他们位于法国南部阿维尼翁附近的卢伯伦的房子,供我研究和写作之用,以免我受到在伦敦生活所可能受到的各种打扰。我的母亲也在她相距不远的家中容忍我利用周末进行写作,在给我以款待的同时又能够避免使我分散精力。在我的办公室,简(Jan)和珍妮特(Janet)因为我要求她们做过许多额外的、与我的写作相关的事,曾经非常温和地向我提出抱怨。

最后,应当对自己著作中的内容承担责任的人总是作者本人。xii 在这里,就像在我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我也诚惶诚恐地承担起这种责任。本书涉及的主题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书中表达的观点亦非老生常谈。对于一向被人们称作经济学专家的许多人,我的评价并不怎么高。我的确赞同约瑟夫·A.熊彼特早在几乎半个世纪前就说过的一种观点:“任何时候,包括现在,以各个阶段的需要为立足点来判断(而不是以较晚一个时期的标准来判断理论之始终如一的本来面目),经济学理论的绩效总是低于人们的合理期望,并有加以适当批判的余地。”²²然而,尽管如此,对已被人们普

遍接受的观点提出指责,总归是一种危险的事情:要么很容易被人置之不理,要么会被人们嗤之以鼻。不过,我不相信本书中的观点应当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我请求您以非常开放的头脑来读随后各章。让我们看看我能否说服您相信以下观点,即:当前正在向人们讲授着并被人们实践着的那些经济学理论,有许多依然是错误的;而事情之所以会如此,有其重要的可以理解的理由;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可供选择的见解并非不可能。

第一章 导论

1

让我们别在老地方兜圈子了;不如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好准备。

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

经济学是本书认为需要对其予以严肃指责的一门学科。当然,自从人们普遍认为亚当·斯密以其 1776 年发表的《国富论》一书宣告了这一学科的问世以来,在已经过去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中,经济学确实有所进步。至于对这门学科提出指责的理由,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更加细心体悟的问题。例如:它所取得的成就并未像它本来能够取得并且应当取得的那样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却一路发生下来;存在许多“半拉子工程”;等等。

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简单地加以表述。它没有就如何统筹兼顾地实现为大多数人所明显期望实现的种种经济政策目标形成普遍公认且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所谓“为大多数人所明显期望的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合理而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处于可被接受的低水平;减少贫困——至少是减少极端贫困;一种可持续的前景。当然,有的人可能会比别的人更强调这些目标中的一个或多个目标。极少数人也